

君临天下

完结篇

上
JUNLIN TIANNXIA
寂月皎皎 作品
JIYUEJIAOJIAO
WORKS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联席会议
重点扶持作品

他们成亲三载，为何却从不同房？
一个装呆卖傻，一个暗藏心机……
这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惊天秘密？

谋中谋，桃花梦，鼙鼓流星惊官变；
龙吟怒，奇兵伏，长枪破甲关河新。

实力派作家寂月皎皎
巅峰之作【完美大结局】

一部最奇最美最毒的深宫大戏！

「这画……皇上认为呢？」

萧以靖答得谨慎。

许思颜已愤然，「这还不清楚？」

她在讽刺朕四只眼睛都看不住她

眼睁睁看她飞走了，飞走了！」

寂月皎皎
作品系列

008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君临天下

完结篇



上
JUNLIN TIANNXIA
寂寞皎皎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临天下. 完结篇: 全2册 / 寂月皎皎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477-4

I. ①君… II. ①寂…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3157号

书 名 君临天下. 完结篇
作 者 寂月皎皎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 题 策 划 戚兆磊 廖雯雯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戚兆磊 廖雯雯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57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477-4
定 价 55.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君临天下

历史经纬

- 第一章 尘情漶，六宫缟素隔世念……1
- 第二章 谋中谋，琼林玉殿风波恶……13
- 第三章 惊心事，千古荣辱一陈间……26
- 第四章 天染血，执看长剑锐且锋……40
- 第五章 追往事，荣辱尘中无了年……52
- 第六章 风不定，敢求绮梦繁华地……63
- 第七章 舞衣凉，花颜逝去钗盟远……73
- 第八章 西风卷，几多恶云乱花枝……84
- 第九章 断罗网，世事且看木槿荣……97
- 第十章 九重天，莫误良宵韶华好……108
- 第十一章 蜀宫远，空留月影照青梅……119
- 第十二章 笑秋霜，不负韶华不负卿……131
- 第十三章 风满袖，天涯芳草暗香尘……143
- 第十四章 幸于飞，琼台暗弹棋局深……155
- 第十五章 瑶宫春，琴瑟和鸣声声情……168
- 第十六章 雪刃寒，惊破烟花云雨梦……179
- 第十七章 暗尘惊，春光渐逐春风去……190
- 第十八章 花弄影，深宫槿色美人谋……203
- 第十九章 青冢路，倚天万里须长剑……216
- 第二十章 子夜歌，蒹葭脉脉河汉清……229
- 第二十一章 长纓动，步步惊心笳鼓喧……243
- 第二十二章 滂沱夜，一夜寒雨洗血腥……255



目录【上】

C O N T E N T S

尘情湮，
六宫缟素隔世念
JUNLIN
TIANXIA
第一章

嘉文帝十八年五月初六，吴帝许知言驾崩，遗旨太子许思颜继位，令诸大臣尽心辅佐，兴盛大吴。

五月初八，吴国皇宫。

宏伟巍峨的宫殿如覆了雪，举宫缟素，四处白幡飘扬，或真或假的哭号呜咽之声从奉置梓宫的长秋殿陆续传来。

嗣皇帝许思颜与嫡妻萧木槿身着斩衰之服，匆匆走向慕容雪所居的昭和宫。

走至阶下，木槿踉跄了下，差点摔于石阶上。

许思颜连忙扶住，“小心！”

抬眼看向木槿时，却见她容色憔悴，往日圆圆的脸庞小了不止一圈，眼睛已哭得跟桃子似的红肿。

她应道：“嗯，我没事。”

嗓子已经沙哑得听不出原来的声线。

从吴帝病危到其后安排丧礼，再到朝廷内外明里暗里的各种安排，两人俱已数日不曾合眼。木槿到底是女子，娇贵惯了，何况近几个月连失两位至亲，委实哀痛至极，此刻早已头晕目眩，支持不住。

许思颜挽着她向前走着，轻声道：“待会儿得空便休息下，别哭坏了身子。”

木槿应了，抬眼看向前方殿宇，神色有些无奈。

昭和宫的宫女早已在两侧行下礼来，又有皇后贴身的桑夏姑姑迎上前见礼道：“见过皇上，娘娘！”

许思颜道：“姑姑平身。母后呢？”

桑夏垂泪道：“在里边呢！皇上快去劝劝吧！”

许思颜点头，紧扣了木槿的五指，放缓了脚步携她同行。

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按旧例，皇帝驾崩后，太子便是名正言顺的新帝。择吉日

举行的登基大典，不过是诏告天下的仪式而已。新帝的后宫是由新帝册封的，目前自然顾不上，但木槿是明媒正娶的太子妃，深得新帝爱宠，桑夏不便即刻称作皇后，但称作“娘娘”总是错不了的。

二人入了昭和宫，便已觉出以前华美舒适的殿宇气氛极压抑。微风吹过窗棂，咯吱的声响似敲打在心上。

慕容雪卧于内殿床榻上，定定地看着屋顶上那盘龙衔珠的藻井，脸色雪白，双颊凹陷，无声无息得仿佛也像一个死人。几个近身素服的宫女正持着数样粥菜跪于地间，垂泣不已。

许思颜、木槿上前行礼，“儿臣拜见母后！”

慕容雪僵卧于榻，深黑的双眸空洞洞的，连眨都不曾眨一下，更不曾理会他们。

桑夏哽咽道：“皇上，娘娘已经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了……这样下去，如何了得！”

“母后！母后请节哀！”许思颜叩首道，“若母后因此损了身子，儿臣万死莫赎！求母后千万保重，莫让儿臣背负不孝骂名！”

良久，慕容雪终于眨了下眼睛，喉间滚动，悲惨地哼了一声，嘶哑无力地说道：“颜儿，你放心。无人会说你，也无人敢说你。只会……只会说帝后情深，说我一心追随大行皇帝而去吧？”

许思颜不觉握住嫡母的手，只觉她指尖冰凉，白得不见血色；再看那两鬓华发斑斑，眼角皱纹深深，竟似在数日之内老了十余岁。念起旧年种种鞠养之恩，他心头阵阵发酸。

他低声道：“母后，父皇临终的嘱托您也听到了。他要儿臣孝顺母后，让母后安心颐养天年。父皇在天有灵，见母后这般不肯保重，大约也不会安心！”

“不安心吗？”有热泪从慕容雪的眼睛里滚出，“我怎么觉得，我活着才叫他去，去得不安心！”

许思颜忙道：“母后这话从何说起？父皇向来敬重母后，彼此相敬如宾，从来不曾吵过一句嘴，红过一次脸。父皇自然盼着母后好好的，就跟盼着儿臣与木槿好好的一般。”

“相敬如宾！”慕容雪满含泪光的黑眸转向许思颜，一字一句说道，“不错，相敬如宾！从来只拿我当宾客一般对待！我十六岁嫁他，十七岁痛失自己的孩儿，他将你交到我手里……”她伸出苍白纤细的手，比画着，“从你这么大，养到这么大，哄你睡觉玩耍，教你走路说话，再抱在膝上教你一个个认字，衣食住行样样经心，不肯假手他人……终又怎样？你大了，知道我不是你的生母，我一点一点养大的孩儿，也和我生分了！疏远了！”

许思颜忙叩首道：“儿臣不敢！儿臣早知自己身世，决不敢忘却母后二十余年辛苦鞠养之恩！”

慕容雪道：“也不必说什么二十余年鞠养之恩！十五六岁起你便事事自己拿主意，



我这个做母亲的，也只能放手……若不肯放手，也不过一日比一日讨人嫌吧？”

“母后……”

“呵，我辛苦了半世，最终连半个亲人俱无！颜儿，你说我这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去，尚有你父皇可以相敬如宾！”

木槿已叫人重端了清粥过来，亲自持了碗，用匙子挑得凉些，此刻膝行上前一步，将清粥奉到慕容雪跟前，努力压住嗓底的嘶哑，柔声道：“纵然母后不是皇上生母，也是皇上的嫡母、养母，他无论如何便都是母后的孩子，更是母后的亲人！木槿忝为儿媳，自然也是母后的亲人！母后若嫌宫女伺候得不好，便让木槿与皇上过来侍奉母后用些膳食，可好？”

慕容雪定定地看着她，忽一扬手，将她手中那碗清粥拍去，粥汤瞬间尽数泼洒于木槿的衣襟，粗麻布的丧服淋漓一片。

木槿忙退一步，只听慕容雪失声哭道：“你别以为我不知你做的好事！你撞撞着颜儿认生母不认养母，哄着大行皇帝只记着夏后当年的好处，疏远防备我这个跟了他二十多年的妻子！还派庆南陌扼守朱崖关，调盛从容精兵于京畿，禁卫军封闭九门不许人随意进出，你当我不知所为何事！你无非是怕十八年前旧事重演，怕慕容家会像当年拥立大行皇帝一般，突然率了精兵入京，弃了思颜另立他人帝！”

她猛地向前一扑，紧抓住许思颜手腕，厉声道：“可他是我的儿子！便是你们不认我作母亲，我依旧认他是我儿子！除了他，我还会帮谁？但你们侍奉大行皇帝，处处防着我，商议什么从来避着我，俨然你们是一家人，我倒是个外人！可笑我这外人还向着我儿子，明知他早忘了这么多年的母子之情，我还向着他！你说我要强了一辈子，居然这般神厌鬼弃，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慕容雪母仪天下十八年，一向雍容典雅，便是心中再多不悦，亦是和风细雨，从不改端庄模样。如今却双眼通红，失声悲泣，容止惨淡而绝望……

许思颜到底不忍，侧头向木槿道：“你先去把衣裳换了，在外候着我吧！”

木槿便退一步，不顾地上狼藉，照旧行了一礼，才退了下去。

而许思颜已令人将另备的清粥端来，坐到榻边亲自劝慰慕容雪，“母后大恩，儿臣一日不敢忘却！若从前有冷落母后之处，儿臣在此赔不是，也替木槿赔不是……”

所谓斩衰之服，是以最粗的生麻布裁成，不缝边，更无修饰，乃是五等丧服中最重的一等。如今天下之主崩逝，宫中上下都需着斩衰之服，故而明姑姑很快另寻了一套干净的出来，就在偏殿替木槿换上。

一时出了昭和宫，木槿且在附近的回廊里坐了，静候许思颜出来。

明姑姑伴在她身畔，纳闷道：“这皇后是不是疯了？怎么想到绝食？”

“疯？”木槿思量着，“若说绝食嘛……她可一点都不疯！”

明姑姑道：“皇上必定放心不下。”

木槿点头，“思颜是她一手带大的，若不是她心机太深，那感情本该与亲生母子无异。如今便是略有隔阂，到底这么多年的感情还在。”

明姑姑恍然大悟，“如今大行皇帝驾崩已有两日，朝堂内外无人不知新皇继位，加上咱们早已安排妥当，便有人居心叵测，一时也无机可乘……硬的来不了，所以来软的了？”

木槿抬眼，只觉那五月的阳光灼烈地耀在眼底，晃得本就涩痛的眼睛越发睁不开。满心还是阵阵酸痛，可近日大约流的泪水已经太多，一时居然没有再落泪。

当初，蜀后夏欢颜预料得很准确，许知言病弱已久，禁不住多思多虑烦恼忧心。可惜她虽刻意想瞒住自己的死讯，那厢许知言看似不管事，却也一早得到消息，眼睁睁看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许知言明知夏欢颜不放心自己，加上独子年纪尚轻，自幼一帆风顺，未曾经历过风雨磨砺，也担忧朝中有人谋图不轨，刻意想要保重。可他到底还是因此伤怀不已，身体便每况愈下。

许思颜本要携了木槿随萧寻一起赴蜀，执子婿之礼亲自安葬生母，眼见父亲病着，不得已遣人护送萧寻扶生母灵柩归蜀，先照顾父亲身体要紧。即使小夫妻俩衣不解带朝夕侍于武英殿，也依然挡不住那病势越来越沉。

再没有了当年那个不惜自己性命也要救他性命的清灵女子，便是太医院那许多国手设尽千方万法，也无法留住他。

而许知言所能做的，就是力保独子毫无障碍地登上大吴皇位。

自嘉文十七年腊月起，吴国各处兵马便调动频繁，连北狄都屡有异动。边境不宁，原在京休养的广平侯慕容安赶赴北疆统筹边防事宜。同行的还有他的独子慕容继棠。

慕容继棠因卷入江北谋逆案，一直禁足家中。慕容安上表苦求，盼携爱子至边疆戴罪立功，吴帝准奏。

但随后，庆南陌被调往朱崖关，正扼守于北疆军队返京的必经要道。同时，盛从容提重兵调守京畿。

当年，老临邛王慕容启，便是经朱崖关领精兵奔袭京城，助许知言登上帝位，而慕容氏也由此权倾朝野，富贵满门。

蜀国国主萧寻闻得吴帝病重，屡次遣使前来吴都，奉上名医良药。四月初，原驻守于蜀狄边境的蜀国大将朱墨提重兵转驻于吴蜀边境；四月廿八，萧寻遣太子萧以靖亲往探病。

不论以往有多少恩怨，吴太子许思颜都是夏欢颜的骨肉，太子妃萧木槿更是蜀国公主。萧寻无疑用行动在警告那些妄图有所动作的权臣：蜀国会力保太子登基，不惜重兵压境。

这种状况下，便是慕容氏掌握再大权势、再多兵马，也不可能重演十八年前之事。



不论慕容氏原先有怎样的打算，事到如今，也只能接受许思颜会顺利继位的事实。从今往后，大吴朝堂说一不二的年轻帝王，只会是许思颜。

顺者昌，逆者亡。

即便慕容雪将成为名正言顺的太后，慕容氏会继续坐大，也还是会被设法打压，端的只看许思颜的态度。

木槿想及此，叹道：“思颜其实挺有决断，只是有时候太重情义，容易心软。”

明姑姑道：“何止心软呢，耳根子也软！当日若不是听信了姓沈的那个贱人的话，对公主动了手，公主那孩子都快出世了吧？若是能生下来，大行皇帝看着皇孙心情愉悦，大约便不至于走得这么早了。”

木槿便不吱声。

青桦等因她好端端失去了孩子，曾经商议过几次，想取沈南霜性命报仇，但沈南霜自那日后再也没有回过太子府，只在纪家住着。

以木槿身边那些人的实力，若真要设计杀沈南霜并不难。木槿从不是心慈手软之辈，想那日她是怎样刻意激怒自己，引得许思颜对她动手，也的确暗存杀机。

但沈南霜依然是许思颜所倚重的纪叔明的义女，又与许思颜有那么多年的情分在，真杀了她，恐怕纪叔明面上不好看，还会惹得许思颜不悦。到时夫妻再起争执还是小事，惊扰了病榻上的许知言便大大糟糕了。故而木槿还容沈南霜在纪府好端端住着，至今未曾和她计较。

何况，木槿一向认为，被人打了一巴掌，可以选择打回去，也可以选择大度原谅。

原谅，不等于遗忘。你在阳光里笑得开怀，便有人不得不在你的阴影里瑟缩。那将是你所给予的最凶猛的还击。

至于指使沈南霜陷害木槿的人，在木槿小产后根本不用查了。

因为孟绯期失踪了。

把太子府搅得乱成一锅粥后，他便离宫而去，踪影全无，无疑是怕吴帝父子追究皇嗣之事不会放过他。

算来也只有他的身手，可以悄无声息地跑去指点沈南霜若干事而不被人察觉。

能把吴蜀两国皇室都搅得天翻地覆，恨他人骨，也算能耐了。

提到那没了的皇孙明姑姑便懊恼，叹道：“也怪我，当日觉出不对，该立刻提醒公主才对，否则也不至于闹成那样。若不是那次小产身体受损，公主也不会至今都没能再怀上吧？”

木槿苦笑，“近几个月侍奉父皇还恐不周，若有孕在身岂不麻烦？算来还是怀不上更好……”正说着时，眼前蓦地一暗，阳光已被颀长的身影挡住。

木槿抬头，见许思颜立于身前。

背着阳光，他的神色晦暗不明。向来黑亮的眼眸隐约闪过光芒，却似有一线冷冽，

一线恼怒。

“思颜？”

木槿站起身时，许思颜已经携过她的手，掌心与她密密相贴，低低问道：“等很久了？”

木槿摇头，“和明姑姑坐着说说话，倒也没觉得多久。”

细看许思颜神色，虽微有不豫，倒也不见恼意，仿若刚才那瞬间的冷冽与恼怒只是她的幻觉。

他抚了抚她清瘦苍白的面庞，轻声道：“下面只怕还会劳碌好一阵子，我该让你趁这会儿进些饮食才对。”

明姑姑忙道：“早吩咐他们在偏殿备了血燕银耳羹，待会儿都用一些吧！大行皇帝在天有灵，必也不忍见到皇上、公主哀伤成这样。”

他们虽不曾绝食，但委实悲痛至极，这两日亦是饮食俱废。尤其木槿，伴在许知言灵柩前，想着往昔宁静平和相伴于武英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早已哀痛逾卒，加上第一日小殓，第二日大殓，然后将梓宫移至长秋殿供百官吊唁，内外不知多少繁杂事务，忙得水都不曾好好喝一口，方才有这般形销骨立的样子。

许思颜转头盯向明姑姑。

明姑姑心头一跳，隐约觉出他眉宇间的愠怒。

正不明所以时，许思颜淡淡道：“明姑姑，木槿在蜀国是公主，但在吴国是太子妃，下面更是皇后。从此你便记得眼前之人是大吴皇后，公主这个称呼就收起来吧！”

明姑姑忙应道：“是，皇上。”

背上却已密密地渗出了一层汗珠。

木槿入吴近四年，倒有三年被冷落空闺，与在蜀国做公主时无异，故而她与蜀国的近侍都只以公主相称。去年二人终于圆房，但他们私下依然只称木槿为公主。明姑姑唤顺了口，方才当着许思颜的面，不慎又呼作公主，又与皇上二字并提，的确不妥当。

木槿瞅他一眼，说道：“方才应了母后多少事？这会儿心里不舒服，拿我的人撒气？”

许思颜愠道：“连你都是我的人，何况他们？这都预备入主中宫了，还一口一个‘公主’，把堂堂皇后之位当成凤仪院的楠木交椅，爱坐就坐，不爱坐瞄都不瞄一眼哪？”

木槿怔了怔，“才多大的事儿，说一声就完了。眼看着皇上不是拿我的人撒气，倒是拿我撒气了？”说着，她便要甩开许思颜的手。

许思颜忙握紧了，说道：“不拿你撒气。”

木槿便默不作声，跟着他往长秋殿方向行去，心头却兀自猜测，方才到底是哪句话惹到了他。许思颜外刚内柔，性情恰与她相反，何况又比她大了五岁，寻常相处向来容让的时候多，便是慕容雪之事令他不快，也不至于迁怒于她。



走了片刻，许思颜才道：“我已应了母后，加封临邛王为太傅，赦慕容继棠无罪，继续以其为广平侯世子，并授官武卫中郎将。若他在北疆建功立业，另行擢迁。”

“于是母后用膳了？”

“用了。”许思颜听得她话语中微带嘲讽，心下明白，叹道，“父皇驾崩，其实她跟咱们一样难受。她的伤心半点不假。我们尚能彼此支撑扶持，她身边又剩了谁？她虽有些自己的盘算，但待我向来不薄。只要慕容氏那些人不做得太过分，她便是我们应该时时处处敬重的皇太后。”

木槿点头，“皇上所言有理。横竖那太傅呀，世子呀，不过是些虚衔而已。只要她肯借坡下驴，先应了她又何妨！”

太后悲痛欲绝，一两日不吃不喝那是帝后情深难舍，任谁都无法指责一星半点，但若真饿出个什么来，便是新帝不孝，难免惹人诟病了。许思颜刚刚继位，焉能留个把柄让人指点评说？故而安抚住慕容雪才是第一要务。

许思颜明知慕容氏纵容不得，还是应下这些要求，除了母子之情，自然也有这些考虑在里面，但他听得木槿一语道破，又禁不住瞪她一眼，“瞧你这张嘴儿刻薄的！我跟你说话，再怎么不喜欢她，她究竟是母后，不许过分了！”

木槿道：“放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有一刀，还三刀。

许思颜在心里默默替她补全了后半句。

或许因为夏欢颜的原因，入吴近四年，木槿向来和慕容雪不亲。去年木槿小产，慕容雪不顾她身子，笑里藏刀逼其交权，更让木槿心生嫌隙。许知言病重后，二人时常见面，话语间明里暗里的交锋已不止一次。方才慕容雪将一碗清粥尽数拍于木槿身上，未必不是刻意报复。许思颜深知自己这小妻子也不是个好相与的，再不知是喜是愁。

眼见快到长秋殿，那边有太监急急前来禀道：“回皇上，蜀国太子萧以靖前来致祭！”

木槿不觉眼睛一亮，急奔上前要细问时，许思颜猛地将她扯住，强拉至身后，才道：“传萧以靖涵元殿见驾！”

“是！”太监转身离去。

木槿目光闪闪，看着他前行的方向，问道：“五哥过来致祭，为何不直接引他至长秋殿？”

许思颜道：“长秋殿正忙乱，多有不便。我头一次见内兄，倒要先叙会儿话，顺便问问蜀国那边境况。想来内兄是萧寻一手教导出的继承人，必定与众不同。”

木槿道：“那我先随你去涵元殿吧！”

许思颜低头瞧她，眸光幽幽暗暗，半晌才道：“看你白得跟鬼似的，眼睛又肿着，怎么见人？不如先去吃点东西，拿热手巾把眼周敷一敷，待好些再见他吧！我可不想让他觉得我亏待了他妹妹。”

木槿迟疑片刻，才道：“好！”

遂与明姑姑先行前往长秋殿。

许思颜立在原处负手瞧她，却见她走出几步便不由自主般放缓了脚步，抬眸凝望向涵元殿方向。

日光下，她近日苍白清减的面容敷了层浅金的光，又仿佛浮上了淡淡的绯。

许思颜不由捏紧了拳，才低低吩咐稍远处跟着的随侍，“摆驾涵元殿！”

昭和宫里，桑夏姑姑正侍奉慕容雪用膳。

慕容雪拿银匙一小口一小口喝着，曾经明丽的双眸依然深陷眼眶，乌洞洞得令人心惊。

桑夏垂泪道：“娘娘早该想开些，新皇禀性忠厚，即便不是亲生，想来也不会亏待娘娘，何苦为难自己？”

慕容雪忽咯地一笑，嘶哑而森冷，“为难自己？我怎会为难自己？桑夏，你当我是想死吗？”

桑夏愕然。

慕容雪狠狠地吞咽着，那糯软的清粥艰难地冲破喉嗓间翻涌的气团，慢慢滑入腹中时，带着被拉伸般的酸疼。

还有泪吗？

当然……没有了。

便是有，从此也只有自己狠狠咽下。

若再为他流一滴泪，旁人怎么看她不知，但她第一个瞧不起自己。

她惨然笑道：“我当然不会想死。死了又如何？生前相敬如宾，死后只怕连相敬如宾都做不到了吧？他心爱的欢颜早在那里等他了，还不早早过去相亲相爱，哪里还顾得上再看我一眼？”

桑夏道：“那娘娘便好好活着。皇上年轻，下边需要娘娘指点的地方多着呢！便是不喜新后也没事。娘娘从此是太后，皇上嫡母，怎么着也压她一头，她有不好的亦可慢慢教训她。”

慕容雪道：“我也懒得教训谁……只是我终究不甘心，不甘心我这一辈子……”

她不由看向长秋殿的方向。

因虚弱不堪，她终究无法在那边守灵，可眼前来来回回，都是那人翩然交错的身影。

或是素衣公子，温雅病弱，笑意微微；或是一代帝王，雍容沉静，眸光清寂。

那个人，无时无刻不在牵引着她的目光、她的心神。

她的眼睛里永远有着他，而他的眼里从来没有她。

再怎么端庄雍容，她在他面前总是那样狼狈不堪。

她是他的妻子，又似乎从不是他的妻子；她是他的皇后，可似乎从没好好当过他的皇后。

他隐忍地看着她培植心腹势力，提拔娘家亲友，极少指责，更不斥骂。他只用霜雪般的眼神冷漠地看着这一切，然后越发谨慎地教导爱子为君之道，同时设法压制慕容家势力的无限制扩展。

一切都那么无声无息。

原来就有的隔阂便在这无声无息里越来越深。

彼此雍容温和的微笑，如面具般牢牢吸附于他们的面容，再看不到一丝真心。

她含辛茹苦替他养大了儿子，而他必定早早等候着儿子长大，然后好告诉他，她不是他生母。最终连她养大的孩子也和她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生分。

从锦王妃，到皇后，再到皇太后。

就这么一辈子，荣华富贵，万民景仰。

她一直想要得到的那个杏花飞舞里沉默独坐的盲眼公子，却从未得到。

一辈子，想要的终是无法得到。

甜糯的清粥越发咽之不下。

她自嘲地大笑，那自觉再也不会落下的泪水，却成串成串地自眼角滚落，伴着呻吟般的呜咽，“我不甘心，不甘心啊……”

涵元殿大太监王达亲自将萧以靖引至螭纹包金的高高门槛前，赔笑道：“太子，皇上在里边候着呢！”

皇上自然是新皇，是他妹妹木槿的夫婿。

萧以靖一身素服，眸光微暗，缓缓踏入涵元殿。

他本是奉国主萧寻之命前来探病，可未至吴都，便听闻吴帝已然驾崩，探病便成了致祭。

早闻得大行皇帝停灵于长秋殿，而涵元殿是处置政务之所。若是寻常人家，亡者为大，当是叩拜致祭后方与主家见礼叙话，但许思颜既已继位，先叩新皇以明君臣，亦合礼数。

殿外阳光炽烈，乍入阴凉的殿内，萧以靖微微眯眼，才看清御案后那位与他年纪相若的年轻帝王。

他身着衰服，束了苴麻腰经，麻布所制的冠帽上扣着一圈三寸宽的双绞首经，绳缨垂于两侧，正是一身重孝。这身装束与寻常王公大臣所服重孝并无差别，但他容颜洁白粹玉，轮廓英秀倜傥，眉眼更是俊美夺目，黑眸转动之际，如有明珠般的璀璨光华闪动。

这双眼睛分明像极了蜀后夏欢颜，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气质。即便淡淡横睨，懒懒含笑，都自有一种远超群济的高华端肃。

如今他正端坐着望向缓步而入的萧以靖，沉凝中已有属于帝王的英睿威凛之气无声溢出。

待他独掌天下，谈笑间风云覆雨，想来那身威霸之气更如刀锋般凌锐逼人。

萧以靖不过略略一顿，便已循礼下拜，“臣，蜀国太子萧以靖，叩见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以臣礼相见，一言一行，一举一止，无可挑剔。

许思颜静静地看他行礼毕，才温和道：“内兄平身。赐坐！”

萧以靖谢了恩，在旁静静坐了。

许思颜打量着他。

英俊，挺拔，沉静，尊贵，疏冷，静默，却又毫无失礼之处让人指摘。

这是木槿挂念了近四年的男子。

不错，近四年。

成亲三年，她于他依然是熟悉的陌生人，他于她也没好到哪里去；第四年，他们已是夫妻，而她还是会梦里思念她的青梅，却绝口不提她的五哥。

即便他有时刻意问起蜀宫之事，她会提父皇，会提母后，会提满地乱爬的蝎子和窗外盛开的木槿花，只绝口不提她的五哥。

却又在方才听说萧以靖入宫的消息后，眸光蓦然闪亮。

许思颜终究只是淡淡地笑了笑，问道：“内兄，我们是不是见过？”

萧以靖眸光微闪，“臣曾到过江北，但当时形势混乱，臣怕有所误会，遂缘怪一面。”

许思颜道：“内兄多虑了！吴蜀本一家，何况又有令妹在，怎会有所误会？”

那日因江北之事夜审沈南霜，最终导致木槿小产之事，木槿身边那些蜀国随侍看得清清楚楚，萧以靖自然不可能不知道。

他迎上许思颜审视的目光，缓缓道：“既然皇上不将臣当外人，那请恕臣直言。”

“内兄请讲。”

“皇上当时狼狈，不宜见臣；木槿妹妹当时更狼狈，臣想不出全家视若掌上明珠的妹妹怎会被糟践成那样，臣心中有怒，也不想见皇上！”

许思颜不由得吸了口气，俊颜浮上一层绯红，“果然……直言得很！”

便是此刻听来，尽管对着身份地位迥异从前的新皇，萧以靖的话语间依然萦着一丝隐约的怒意。

不过也正在短短话语间，他已将许思颜的猜疑撇得一干二净。

他到的时候许思颜还处于失常状态，而木槿已经被欺凌得不成模样。她的狼狈与许思颜有关，才让他这个内兄恼怒不已，甚至对妹夫心生不满。

若撇开君臣之礼不谈，只论亲戚和手足之情，他避而不见也是情理之中。

萧以靖因他提起木槿，不由问道：“木槿妹妹何在？听闻她与大行皇帝情逾父女，

想必伤心得很。”

许思颜点头，“这些日子皇后衣不解带侍奉父皇，又哭了这两日，委实支持不住，朕便让皇后休息去了。”

“皇后”二字，咬得特别重，仿佛在呼应萧以靖沉着话语间带着些许柔意的“木槿妹妹”，竟听得萧以靖眉目一凝，连呼吸都似顿了顿。

许思颜已立起身来，道：“内兄，朕陪你去长秋殿吧！”

“是！”

二人遂出了涵元殿，一起行向长秋殿。

许思颜固然至尊至贵，萧以靖亦将是一国之主，见二人且行且说，随侍们都已自觉地拉开一定距离，避免听见他们交谈。

王达跪送他们离去，转身唤来身边一个伶俐的小太监，附耳吩咐几句。那小太监便一溜烟地飞跑开去。

许思颜正问向萧以靖，“听闻年前内兄喜得贵子，可惜隔得远，未能亲去致贺。”

萧以靖如夜黑眸便有暖色闪过，唇角微微一弯，说道：“先帝和皇上所赐贺仪，臣都已收到。那些礼物委实太贵重，生生折杀了他小小孩儿家。”

“内兄客气了。都是些小玩意儿，留给他把玩或日后赏人都可。”许思颜默算时日，“已经七个月大了吧？”

萧以靖道：“是。爱哭也爱笑，很是活泼。”

他顿了顿，“母后最喜小孩，可惜竟没能见到他。”

许思颜知他指的是自己生母夏欢颜，亦是心下黯然。

他低叹道：“是我不孝……竟不能亲自送她回去。”

他待萧以靖虽客气，但直到此刻，才第一次以“我”自称。

萧以靖也不觉温和了声音，“母后走得还算安详。最后那几年，父皇带她游遍了她想游赏的山水，又见皇上英武睿智，心里大约还是欣慰的。”

许思颜问：“还未发丧？”

萧以靖摇头，“父皇说，一切依母后的心愿来。”

许思颜叹道：“母后只是怕我父皇听闻她病逝会影响身体，才吩咐秘不发丧。其实父皇早已知晓，该早日让她入土为安才是。”

萧以靖道：“虽如此说，父皇后来听闻先帝有恙，还是吩咐将母后之事押后，唯恐动静大了，先帝听闻难以安心养病。”

许思颜向来不喜那位将母亲从自己身边带走的蜀国国主，但母亲临终前他见到萧寻，才恍然觉出也许母亲是对的。

只有萧寻那样潇洒随性之人，才能给她一片宁静天空，让她至死都有着澄澈如泉水般的洁净心境。

而这吴国，这吴宫，一直有玲珑并强势的慕容雪在，除非像木槿这般同样玲珑并强势的女子，大约很难安然度日吧？更别说随心所欲、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了。

许思颜忽然间有些庆幸。

庆幸木槿不呆不木，聪敏机变，只要他抓紧她，他们必能长长久久走下去，无惧风雨，不畏孤单。

木槿在长秋殿的偏殿喝了一碗银耳羹，要了润喉的梨膏糖含于口中，才令人取了热热的湿巾敷在脸上，静静卧在榻上休息，吩咐道：“若听闻蜀太子来，即刻报我。”

萧以靖见过新皇之后，必会前来祭奠大行皇帝。他身份特殊，远非寻常人可比，来时必有礼官通禀相迎。她只盼自己休息片刻，再见他时不至于太过憔悴。

算来两人这四年也只去年在江北匆匆一见，还是在那等不堪的情境下……

眼前又是梅林里追逐奔闹的少男少女与江北他决然离去的身影交错，她的指尖不由得微微发冷。

“五哥……”她低不可闻地叹息，只觉敷在眼睛上渐凉的湿手巾又热了一热。

她匆忙地摀净那团湿热，递给秋水让她重换一块。

这时，有小太监匆匆行至，悄悄向明姑姑说了几句。

明姑姑怔了怔，才走过来俯身向她低低道：“公主，雍王要见你。”

木槿不觉抬头，“有事？”

明姑姑道：“应该有急事吧？那小太监正是这几日侍奉在他身边的。”

雍王许从悦本就不喜待在江北，这一年来连连有事，拖到今年正月底才回上雍。没两个月又听闻吴帝病重，他遂依许思颜的吩咐安排好府兵，又返回了京城。他本是帝后亲近之人，又和许思颜夫妻要好，如今同样守灵于长秋殿，不时便能见面，若不是什么要紧的事，随时都能交谈，本没必要避着人来请。

木槿沉吟片刻，便向那小太监道：“前面带路。”

小太监应了，木槿便只带了明姑姑一人，随他前行。

琼林玉殿风波恶
第二卷
第二章

许从悦果然就在长秋殿后面不远处的一处紫藤花廊下等着。

翠羽般的碧叶下，紫藤花密密张于头顶，花瀑般艳丽夺目。而花下男子虽重孝在身，一张面容依然俊美到艳丽，生生地压倒了满目繁花。

他显然有些不安，正搓着手在花廊下踱步。忽抬眼见木槿过来，他才勉强挤出一丝笑意，“皇后来了！”

皇后……

木槿觉得自己对这个称呼还不是很适应。

她怪异地看他两眼，见左右无人，遂径直问道：“黑桃花，有事？”

许从悦被她毫无顾忌地唤出这独一无二的昵称，那丝勉强的笑意便僵住，低头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一双桃花水眸却柔和地瞧向她。若非木槿见惯他这模样，非要误会他怎样的风流多情，才会这般情意绵绵睨向自己。

而他只是沉吟着问道：“刚你与太后起争执了？”

木槿一蒙，“我可不疯了，这时候与她起争执！”

本朝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如今先帝尚停灵于宫中，她做儿媳的先去忤逆了婆婆，传出去，那些大臣不知该怎样犯颜直谏，各种指责。她还打不打算安生过日子呢！

许从悦便挠头，“没有吗……”

想想刚从昭和宫出来未久，木槿又不由纳闷，“自然没有。你从哪里听说的？”

许从悦道：“那兴许是宫人误会了。方才我遣人去昭和宫问太后状况，听说你激怒了太后，被泼了一身粥，狼狈逃出来了……”

木槿淡淡道：“太后伤心过甚，一时失态罢了。”

许从悦便皱眉，“到底得好好说说他们，有事没事传出这些话来，终究对你不好。”

木槿无所谓，“若不曾传出这些话来，也会有别的事。不妨，无非见招拆招罢了！”